



[美] 玄雄 著

潘屹译

朴正熙

红旗出版社

朴
正
熙

[美]

玄雄 著
潘屹 译

红旗出版社

K833.126.75

1

(京)新登字 108 号

朴 正 熙

[美] 玄雄著 潘屹译

责任编辑 李凡 封面设计:熊晓梅

出 版 红旗出版社(北京沙滩北街 2 号)

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

850×1168 32 开 5.75 印张 105 千字

1993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4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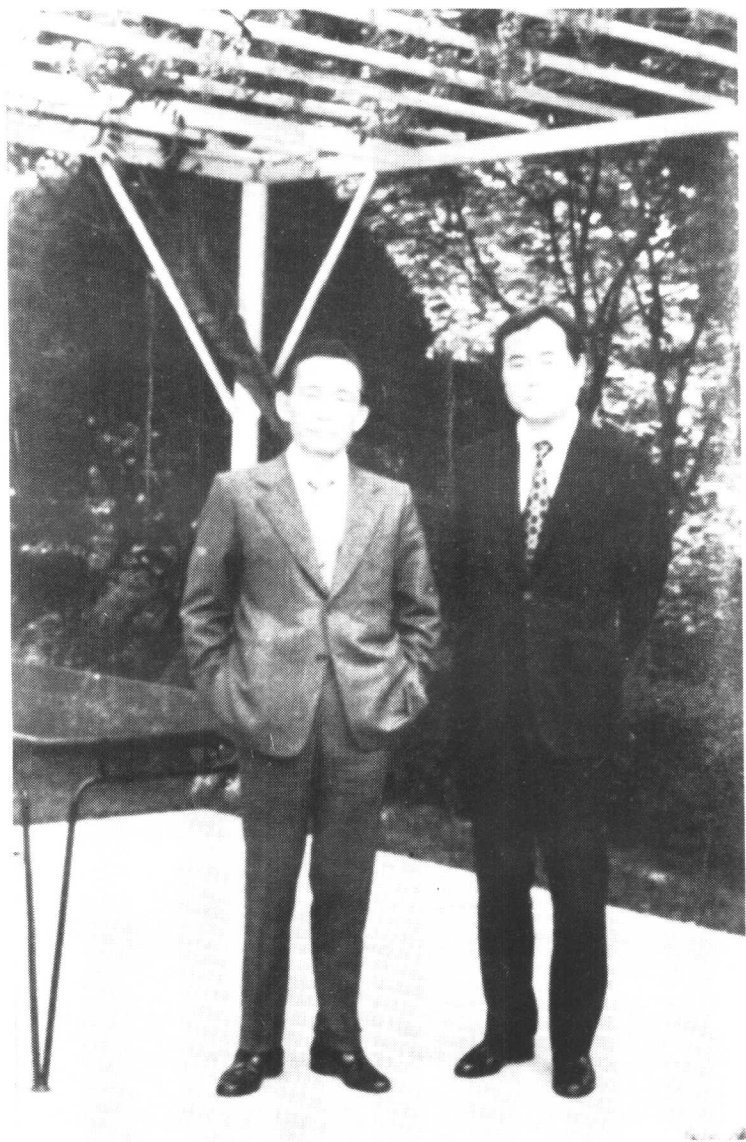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—3000 册

ISBN 7-80068-451-2/Z·1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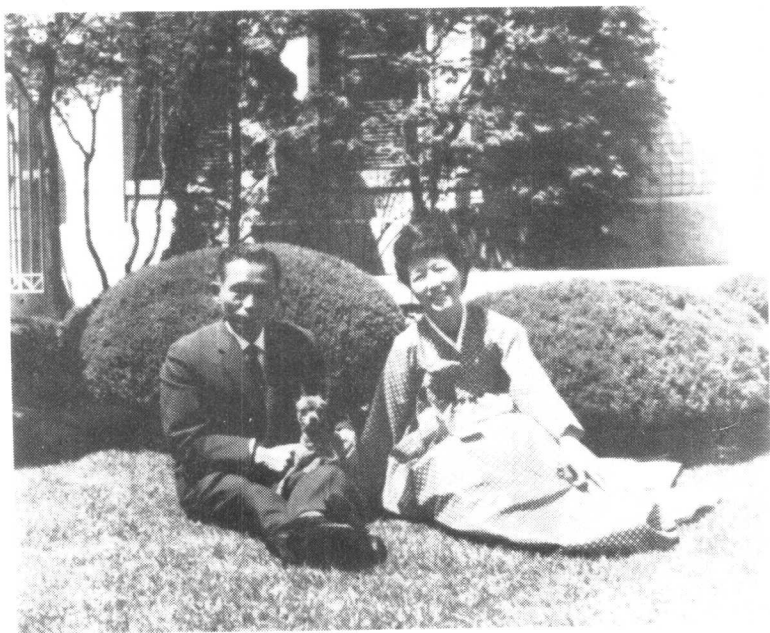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4.50 元

127153

127



1975年秋，朴正熙与作者玄雄在总统府花园合影



1972年朴正熙与妻子陆英修于总统府前草地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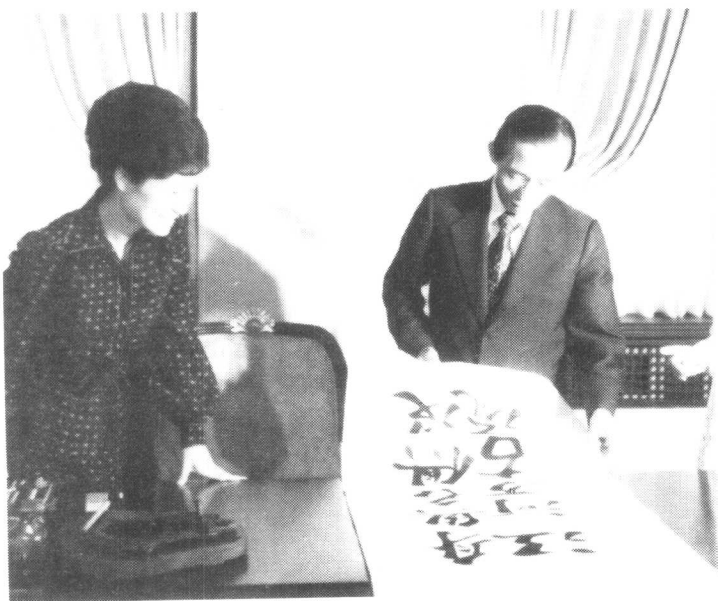
朴正熙在中学时期与母亲合影。



1977年 参加永东高速公路通车典礼



1977年9月7日，朴正熙和他的大女儿
朴植惠与大学生在一起。



朴正熙和他的女儿植惠（1977年8月31日）



朴正熙与他的儿子志满
（1976年4月5日）

编 者 的 话

朴正熙，1917年出生于朝鲜半岛上毛里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1961年5月16日凌晨，身为第二军副军长的朴正熙少将率领3600人的队伍攻占汉城，发动了一场“旨在把我们的国家从动乱和毁灭中拯救出来”的军事政变。两年半后，他登上了韩国权力的巅峰。1972年，又成为高度集权的“维新宪法”产生后的第一任总统。1979年秋，他被自己的亲信——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击毙，时年62岁。

在朴正熙执政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，韩国完成了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到发达的工业国的转变。从依赖外国贷款和进口，到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美国、日本的强劲对手。产品大量涌入东南亚和欧美，廉价而有高度技能的劳动力占领了中东的劳务市场。还有年产2600万吨钢的浦项钢铁厂、能制造超级油轮的世界最大船坞，都成为韩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标志。正是在朴正熙时期，韩国成为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亚洲“四小龙”之一。因此，朴正熙作为这个特殊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，也引起了世人的兴趣。

本书作者为朴正熙立传，叙述有关历史事件，包括涉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，其基本立场和

观点自然不是我们所能赞同的。但本书总的看来材料比较翔实。特别是作者着重叙述了朴正熙的政治、经济思想，以及他如何从韩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政策和计划。通过这部传记，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韩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的过程。

过去，我们对这个邻邦的情况了解较少。1992年8月24日，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进一步推动了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政府、人民的交往。本书的出版，对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无疑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。

本书内部发行，译文略有删节，主要供领导同志和有关研究人员参考。

一九九三年四月

序

刘亚洲

今天，我们突然发现，我们与南朝鲜有着那么多相近的地方。

以前，那个半岛离我们是那么遥远，尽管它比台湾岛离我们还近。

那是一种心理上的遥远。

三十五年前，当我刚刚出生一周年的时候，我被一列军用火车载着轰隆隆地跨过鸭绿江，来到朝鲜。已经停战一年的朝鲜迎来了志愿军的第一批眷属。

从那个时候起，直到现在，我就再也没有忘记朝鲜。

我印象中全是北朝鲜的天空和土地，但记忆中竟是南朝鲜的故事——爸爸老给我讲他在南边是怎样战斗的。仁川血战。汉城争夺。美国兵如何怕死。美国兵如何在睡袋里被抓住。“捆都不用捆”。

总以为，那是一块贫瘠的土地。可不是嘛，与中国任何一个省份相比它都是贫瘠的。面积更贫瘠得可怜：它只山东省三分之一那么大。总以为，那儿的人是可怜的。他们先是受满族人的奴役，继而日本人，继而美国

人。“我们总是拣着南韩军打”爸爸说。

三十年来，我们几乎遗忘了它，因此它变得遥远。

刚粉碎“四人帮”、打开中国国门那阵，我无意中看到一份美国杂志，封面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：“世界，等着，朝鲜人来了！”我一个反应是：我们的兄弟好风光，竟让世界等着。打开细读，才发现写的是我们的兄弟的兄弟的事。文章在对那个地区（不是国家）做了精辟的分析之后，断然指出：不出十年，南朝鲜将会让全球大吃一惊。

果然不错。今天，南朝鲜经济突飞猛进，早已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。它象日本在二十年前征服世界市场一样，开始征服世界市场了，同时开始征服日本市场了。它的汽车，它的电视，它的收录机，它的万吨轮，变得象日本的那样迷人了，也渐渐变得象日本的那样讨厌了。

我们开始觉得它不那么遥远了。

先进国家再远也近。落后的国家再近也远。

去年，我曾有一次访问南朝鲜的机会。自不必说，那已是一个跻身于发达国家的主儿了。使我感触最深的，不是它的暴发，而是与我们的相近。

人长相极近。你看那一张张面孔，能不浩叹：“与中国人一般无二！”

开车出汉城，大块田野扑面而来。那村落的布局，那茅屋的样式，那水车，那牛，那羊，那狗，那猫，全是中国式的。

任何一个城市里，你都可以看到满目的汉字。虽然李朝时代发明了现在的朝鲜文，但人们特别是老人，仍喜欢用汉字。正式场合也用汉字。护照上的名字必须写汉字。

甚至连思维也那么近。我应主人之邀去参加他的家宴，恰逢他的儿媳生了一个女孩。席间，我问他儿子：准备要几个？他说：“走着看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总得要个男孩！”

更近的是它的文化背景，它的社会发展史，它的国民素质，……我们同是东方人里的东方人。

为什么它会突飞猛进？

我带着这个问题，求教了不少我的外国朋友包括南韩朋友，也求教了中国研究南朝鲜的人。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一致的：“因为有了朴正熙。”

此公形象很难说有多好，且他早已长眠地下，也算盖棺了。但南朝鲜是在他手中振兴起来的，这当是没有疑义的事。他，一个军人，一个干政的军人，一个第三世界的军人，一个有着浓郁的儒家礼教思想传统的国度里的军人。凭藉着什么完成了这伟业呢？

我们已经成熟，至少比文化革命时成熟，当我们用成熟的眼光重新看待世界时，我们至少是平心静气的了。

南朝鲜的经验是可疑的，也是诱人的。我们经济界的人士在沉思。社会学术界的人士在沉思。就是军人也不能不沉思。我们能不能向他们学点什么？尽管不是朋

友能不能学点什么？

朴正熙是一个热点。全斗焕虽然也是，卢泰愚现在正成热点，但他们都不如朴正熙对南朝鲜历史起的贡献大。就象秦始皇无论如何只有一个是一样的。全斗焕立刻被人们遗忘，卢泰愚正在被人们遗忘，但朴正熙没有。南朝鲜人说：永远不会有。

说到现在，来谈谈出版《朴正熙》这本书，大概不会突兀了。可偏偏在你尚未读它之前，我不想说太多。我只想告诉你一句：读它吧。它将给你答案。作者玄雄是美籍朝鲜人，当代著名作家，曾任美国《时代》周刊高级编辑，是埃德加·斯诺的好朋友。当然，是斯诺的朋友，自然也是中国的朋友了。他出生在北朝鲜，二次大战后移居美国，著作甚丰。多次来中国，并对朝鲜民族的圣地——吉林长白山表现出极虔诚的崇拜。他的下一本书是写那座白皑皑的山的。

他去年年底刚写完这本书，就把它交给了我。

“我相信”，他说，“这本书对贵国有益处”。

我虽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此话由他说出来，我不免有些不快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60多岁的他显出一副智人的模样。“相信我。”

“为什么”？我还有点不服。“因为我们两个民族，两

国国情很近似。”

我久久望着他。

1989 年 5 月

于北京

作者前言

1961年5月16日的清晨，当第一道阳光从地平线上漫现的时候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陆军将领——朴正熙少将，发动了一场举国震惊的军事政变。正如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，这是一场“旨在把我们的国家从动乱和毁灭中拯救出来”的运动。两年半之后，他坐上了总统的交椅。

从那时起，到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刺杀身亡的这段时期里，南朝鲜从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农业国，一跃而成为当今亚洲国民总产值增长最快的工业国。

朴正熙总统是位与众不同的奇特人物：尽管他是严刻的军人，而他却在妻子在世的时候，常常写一些柔情缠绵的情诗，向她倾吐爱意；闲暇时，他还喜欢弹上几支钢琴曲或是自得其乐地吹起竹笛；在一次灵感突发时，他还为韩国妇孺皆知的《新社会运动之歌》作词谱曲。此外，他还写有多部有关历史、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著。

朴正熙总统还是位极有争议的人物：近些年来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，对把他的政策称为“独裁政策”的非难，开始掀起了反击的浪潮。他当权期间，的确曾利

用宪法所特许的紧急措施，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投入囹圄。而朴正熙总统却执意说，这些紧急措施对于来自北朝鲜频繁不断的武力威胁，是极为必要的。

在这里，我本人并不想对朴正熙其人或其政权的性质作出评论。届时，历史自有定论。我撰写此书的本意，是通过秘密文件、官方公开的资料、我个人的回忆以及朴正熙本人的言论，并通过他的助手、敌对者和持中立态度的观察家们的评论，为朴正熙本人和他的革命哲学，勾勒出一个尽可能全面的轮廓。由于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朴正熙的材料尚不完备，故本书难以称为有关朴正熙的完整无缺的传记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本书对当今发展中国家、“特别是那些因处于大国的缓和之中，而使自身利益蒙受危险的小国”（朴正熙语）的政治领导，也是一次研究和探讨。本书虽集中于对朴本人的描述，但也充分考虑了他所处的地理与政治环境中的必然因素。我的论点是建立在广泛接受的推断之上的，也就是说，任何领导形式决不会远离特定的文化与特定的时期而孤立地存在。换言之，人们只有认识到朴正熙所处的历史、经济、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环境，才能对他产生较为客观的印象。他，就是在上述的环境中塑造了自己的国家，反过来，他的国家又塑造了他的个人形象。

撰写此书并非易事：有时，我发现以常用的尺度来衡量他的某些特质是困难而不相宜的。在他的军事政府控制国家的时期，我所听到的，仿佛是一支没有任何杂

音的赞美曲。因此我又追溯到他的军事生涯，想竭力寻找一些有损其誉的东西，结果是徒劳的。只有一次可能的例外，那就是传说中在他任 14 团作战参谋长时，曾参加过韩国劳动党领导的反李承晚政府的“丽水起义”（而这次也是全然无罪的）。甚至连他在军队中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，他那些值得称道的模范行为和诚实正直，是腐败不堪的李承晚和张勉统治时期所罕见的美德。

同时，我还发现评论朴正熙的“专制统治”是相当困难的。主要是由于这个问题在国内和国际上均有很大的争议。他的诋毁者们则要求“恢复民主”——西方式的民主——而坚持说朴正熙过分夸大了北朝鲜的好战意识，以使自己能无限期地高踞权力之巅。自然，对于那些有着自由民主制度赐福和保护西方读者来说，朴正熙的“复兴（维新）建设”以及他的紧急措施似乎是难以理解或毫无必要的。但是，倘若一个读者不了解朝鲜长期以来所固有的分裂局面，不了解这个国家数千年的动乱历史和近代朝鲜变化不定的局势，对上述政策作出正确评判是不可能的。

当我的一些朋友得知我准备撰写一本有关朴正熙的书时，都纷纷劝我放弃这个念头。他们还告诫我说，一旦我被插上了“朴正熙的走狗”的标签，我将永远名声扫地。然而，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接受，也不论朴正熙是流芳千古还是恶名百世，他毕竟在朝鲜的史册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。我写此书的全部目的，就是要揭开这位